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斷鴻零雁記 第十五章

余語吾妹既訖，私心歎曰：「靜子慧骨天生，一時無兩，寧不令人畏敬？惜乎，吾固勿能長侍秋波也！」已而靜子盈盈至矣。靜子手持縑絹一幀，至余前；余肅然起立，接而觀之：蓮池之畔，環以垂楊修竹，固是姨家風物，有女郎兀立，風采盎然，碧羅為衣，頗得吳帶當風之致。

女郎挽文金高髻，即漢制飛仙髻也。俯觀花燕，且自看妝映，儵然有出塵之姿，飄飄有凌雲之概。余贊歎曰：「美哉伊人！奚啻真真者？」

靜子聞言，轉目盼余，兼視余妹，莞爾言曰：「究又奚能與三郎之言相副耶？且三郎安可以外貌取人？亦覘其中藏如何耳。畫中人外觀，似奕奕動人，第不能言，三郎何從認其中心著何顏色者？」

余置其言弗答，續曰：「畫筆秀逸無倫，固是仙品。余生平博覽丹青之士，咸弗能逮。嗟乎！衣鉢塵土久，吾尚何言？」

今且據行雲流水之描，的是吾姊翼翼獨造，使余歎觀止矣。

阿姊端為吾師，吾何幸哉！」

靜子此時，羞不能答，俯首須臾，委婉言曰：「三郎，胡為而作如是言？令淺嘗者無地自容。但願三郎將今日之畫見賜，俾為臨本，兼作永永紀念，以畫中意況，亦與余身世吻合。跡君心情，寧謂非然者？」

余曰：「余久不復屬意於畫，蓋已江郎才盡。阿姊自是才調過人，固應使我北面紅妝，云何謂我妄言？」

靜子含羞不余答。余亦無言，但雙手擎余畫獻之，且無心而言曰：「敬乞吾畏友晒存，聊申稚弟傾服之誠，非敢言畫也。」靜子欣然曰：「三郎此言，適足以彰大作之益可貴耳。」言已，即平鋪袖角，端承余畫，以溫厚之詞答曰：「敬謝三郎。三郎無庸以畏友外我。今得此畫，朝夕對之，不敢忘錫畫人也。」

是夕，微月已生西海，水波不興。余乃負杖出門，隨步所之，遇漁翁，相與閒話，迄翁收拾垂綸，余亦轉身歸去。時夜靜風嚴，余四顧，捨海曲殘月而外，別無所睹。及去余家僅丈許，瞥見有人悄立海邊孤石之旁，靜觀海面，余諦矚倩影亭亭，知為靜子，遂前叩之曰：「立者其吾阿姊乎？」靜子聞余聲，卻至欣悅，急回首應曰：「三郎，歸何晏？獨不避海風耶？吾遲三郎於此久矣。三郎出時可曾加衣否？」

向晚氣候，不比日間，恐非三郎所勝，不能使人無戚戚於中。

三郎善自珍攝，寒威滋可畏也。」

余即答曰：「感謝吾姊關垂。天寒夜寂，敬問吾姊於此，沉沉何思？女弟胡未奉侍左右？」

靜子則柔聲答曰：「區區弱質，奚雲惜者？今余方自家中來，姨母、令姊、令妹及阿母，咸集廚下制瓜團粉果，獨余偷閒來此，奉候三郎。三郎歸，吾心至適。」余重謝之曰：「深感阿姊厚意見待，愧弗克當。望阿姊次回，毋冒夜以佇我。吾姊恩意，特恐下走不稱消受耳。」余言畢，舉步欲先入門，靜子趨前嬌而扶將曰：「三郎且住。三郎悅我請問數言乎？」

余曰：「何哉？姊胡為客氣乃爾？阿姊欲有下回，稚弟固無不願奉白者也。」

靜子躊躇少間，乃出細膩之詞，第一問曰：「三郎，邇來相見，頗帶幽憂之色，是何故者？是不能令人無鬱拂。今願竊有請耳。」

余此時心知警兆，兀立不語。靜子第二問曰：「三郎可知今日阿母邀姨母同令姊，往禮淡島明神，何因也？吾思三郎必未之審。」余聞語茫然，瞠不能答，旋曰：「果如阿姊言，未之悉也。」

靜子低聲而言，其詞斷續不可辨，似曰：「三郎鑒之，總為君與區區不肖耳。」